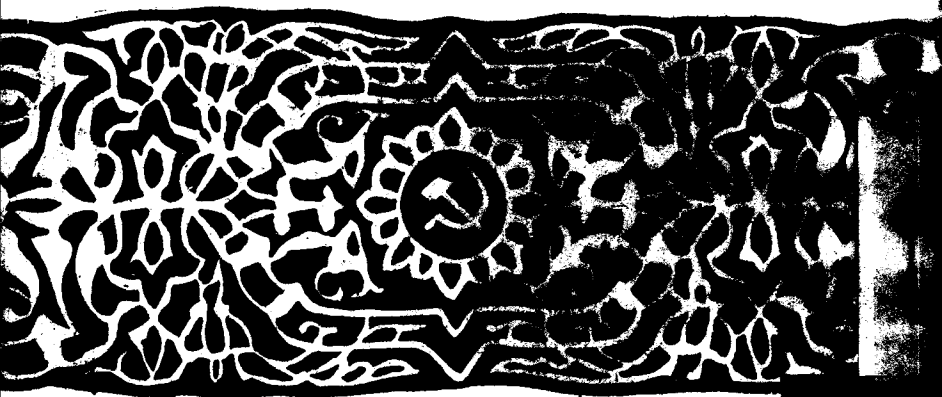


岬告警

依·盧柯夫斯基等著



時代出版社

警 告 岬

依·盧柯夫斯基等著
俞殷萊 劉鉄夫等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告 白

32開 77千字

著 者：依 · 盧 柯 夫 斯 基 等

譯 者：龔 殷 葵 劉 鈺 夫 等

出版者：時 代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印裝者：北 京 日 報 印 刷 廠

1—10,000冊

1954年3月北 京 初 版

定價3,100元

1954年3月第 一 次 印 刷

И. Луковский и др.

МЫС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

«Искусство», 1951 г.

內 容 提 要

收集在這個集子裏的是「警告岬」「由寫信開始」「萬尼亞·柯遼諾夫」等三個短劇。

「警告岬」是寫一個在邊境上的氣象台台長怎樣機智地逮住潛入國境的美國特務；「由寫信開始」是表達一個集體農莊的主席克服保守自滿的情緒，向新事物突進的經過；「萬尼亞·柯遼諾夫」是敘述進步的學生如何將落後的同學帶向前去的故事。

這三個短劇的主題都很嚴肅，而人物也極簡單，適合於工廠學校的演出。

目次

後街.....	一
搖晃.....	一〇
香港的渡輪.....	二三
「饒有趣味」的死.....	二六
寄給頓河上的向日葵.....	二九
紀念西班牙的戰士們.....	三三
一九四二年，九月末，歐洲還沒有第二戰場！.....	三七
是時候了！是時候了！.....	四一
打開二十七年前的歷史.....	四四

警告岬

依·盧柯夫斯基

獨幕劇

人物：

阿歷克賽·羅曼諾維赤·舍布耶夫——氣象觀測台的台長，二十八歲。

瓦薩·安東諾芙娜·別爾金娜——那奈依族學校的女教師，二十四歲。

尼科基姆·依萬諾維赤·沃洛柯夫——三十五歲。

納捷什達·葉戈羅芙娜·斯特列施涅娃——五十歲。

故事發生在一九五〇年。

太平洋岸上的一座氣象觀測台的小屋子。一間進行科學工作的大房間，同時兼作飯廳和公共休息的地方。簡單而合適的傢具。室內有獵獲物——幾張熊皮，幾個禽鳥標本。

傍晚。窗外有着厲害的狂風，秋季的暴風雨在嘶鳴和咆哮着。均勻的太平洋浪濤的隆隆聲自遠方傳來。一聲

● 那奈依族是居住在蘇聯遠東地區阿穆爾河口的一個少數民族。

小的煤油燈暗淡地照在不動地躺在床上的阿歷克賽的臉上。他的頭上纏着繃帶。眼睛閉着。瓦薩坐在房角裏有燈光照耀着的發報台前。進行着晚上的電訊聯絡。

瓦薩 東北風……東北……每秒三十二公尺……三十二……是，是。氣壓——五百。是，五百。對，對。能見度很低——不超過四十。貂鼠！我是貂鼠！本部！

（阿歷克賽睜開眼睛，慢慢地轉過頭來）

氣象台「警告卹」。「警告卹」！本部，我開始收聽。是，我在聽。（很快地在紙上記錄）我在聽。請重複一遍。對，對……

（阿歷克賽抬起身來，環顧周圍，用手摸摸頭，顯然地，有些吃驚，為什麼在頭上有繃帶……傾聽……）
阿歷克賽 （低語）誰在無綫電那兒？……難道是？……噢，這是瓦薩……是她的聲音。（起來坐在床上）

瓦薩 本部，收完了。全對了。晚安。

阿歷克賽 瓦薩！

瓦薩 （嚇了一跳）阿歷克賽·羅曼諾維赤！（從另一個房間跑過來）

阿歷克賽 瓦薩，親愛的……是你嗎？……

瓦薩 我沒有注意你已經醒了！

阿歷克賽 瓦薩，那末你是在這裏？

瓦薩 （低聲地）在這兒。

阿歷克賽 我怎麼啦？這是怎麼一回事？

瓦薩 你從奧爾林納狹道上摔下來了……

阿歷克賽 啊……攀上桿子去修理……取下了風速記錄器，然後往下爬，於是就……摔下來了……（摸摸頭上的繃帶）

瓦薩 不要動它。當你躺在懸崖下的時候，流了許多血。

阿歷克賽 誰找到我的？

瓦薩 嗯……我。

阿歷克賽 謝謝你。可是尼基塔怎麼樣了？沒有回來嗎？

瓦薩 沒有。所有的路都被截斷了。

阿歷克賽 是的……我聽見……暴風雨還在咆哮着。（不安地）而我還躺在床上！氣象台怎麼樣

了？沒有工作嗎？……

瓦薩 在工作着。

阿歷克賽 是你嗎？

瓦薩 盡我的能力作哪。

阿歷克賽 我躺了多久了？今天幾號了？

瓦薩 二十七號。

阿歷克賽 噢！（看放在抽屜櫃上的鐘）晚上……這就是說……四天了！這麼長的時候了……就像一分鐘一樣……現在我才想起來了，在昏迷中好像看見了你的臉……還以為這是作夢呢……

瓦薩 你當時的情況很壞。（遞給杯子）喝吧。這是葡萄酒。

阿歷克賽 謝謝你。當真是很虛弱了。那末這個期間……你在進行觀測……抄儀表上的記錄……噢，還用無線電發報，收報，是嗎？

瓦薩 是。但是表和圖我沒有給你填，我怕弄壞了，而只是暫時這樣全部草草地記下和畫了下來。以後你再正確地記上去吧。

阿歷克賽 請你給我看看今天的報告。

瓦薩 你還是應該休息。

阿歷克賽 沒關係，請給我看看。

（瓦薩向鄰室發報告走去。）

（在後面看着她）救了我……並且拯救了氣象台……啊，瓦薩……

瓦薩 （返回，遞給阿歷克賽一張紙）這就是……你看吧。

阿歷克賽 嗯，一切……差不多都正確。噢！氣壓——五百呀！但是你的學校——沒有你怎麼辦呢？

瓦薩 在布爾基諾有一個好學生——萬尼亞·契克里沙。你認識他。他暫時代我照管孩子們。（突然跳起來開始細心地編自己的辮子）我應該給你拿吃的來了……乖乖地躺着。（很快地離開阿歷克賽，在門口稍停了一下，側耳傾聽）啊，風……還是十級的！

（消逝在廚房門後，於是立即從那兒傳出來她的哼着一個溫柔調子的聲音）

阿歷克賽 （微笑地傾聽着）小溪又在潺潺地流了。

（瓦薩輕輕地走來。她小心地端着一盤湯，不讓湯潑出來）

請等一等！你要知道，我要到大桌子那裏去吃！（在放在抽屜櫃上的鏡子裏照了一下）要刮刮臉嗎？

瓦薩 不要刮臉了！湯要冷了。（把湯盤放在桌子上）

阿歷克賽 （慢慢地起來，瓦薩扶着他走到桌旁）偉大的行程！

瓦薩 你又像往常一樣開起玩笑來了……（把桌子上的燈火撥大了一些）你好些了，我很高興。但我就

是不知道現在將會怎麼樣……（好像回憶起什麼事忽然放聲笑起來）真好像我是一個大驚小怪和說謊的人似的！

阿歷克賽（坐在桌前，開始吃起來）爲什麼？

瓦薩 因爲明天暴風雨如果停息了的話，鮑布羅夫醫生就要從謝明諾夫斯克坐汽艇到這兒來。

阿歷克賽 這樣說來，是你用無綫電叫老頭子到我這兒來的嗎？

瓦薩 不只是叫了！我還說你差不多快要死了！你看，現在怎麼辦呢？今天發報已經遲了。我當時是被你嚇壞了……（收起空盤子）現在我們來喝茶吧。（走到廚房裏去）

（阿歷克賽走到書桌旁，查看記錄。瓦薩拿進來一個不大的茶炊）

阿歷克賽 你把所有的報告都轉給邊防哨了嗎？

瓦薩 是。羅森科上尉將關於你的情況都問過了。他很着急。他想把自己的醫生給你派來，但是不行。

在哥薩克石旁的道路也已經截斷了。

阿歷克賽（傾聽暴風雨的喧囂）從這聲音就可以知道，是什麼樣的浪濤在沖擊。瓦薩，我們坐到收音機旁邊去。一會兒就可以聽到最後一次的新聞報告了。

瓦薩 我把沙發推來……（忙碌着，把阿歷克賽的座位弄得更舒服一些，靠近無綫電發報室）就這樣。

阿歷克賽，現在只要抽一抽煙斗就好了……它在哪兒哪？難道說是丟在那兒了嗎？

瓦薩 你丟了。我收起來了。（取出來）你的煙袋和煙草……（像平常一樣的微笑，有些難爲情，帶着不可捉摸的調皮的表情）假若要好好地照顧一下病人的話，那末就應當給你裝好煙斗，點上火……

阿歷克賽 那末，請你裝吧……

瓦薩 不行。（把煙斗和煙袋遞給他）你自己裝吧。

阿歷克賽 爲什麼不行？

瓦薩 因爲……這有個說法。我拿我的針綫活兒去……

阿歷克賽 什麼說法，瓦薩？

瓦薩 （拿着針綫走回來）我們那奈依族的風俗……（用眼睛對着針綫）從家裏帶來以備萬一——用來

消磨時光……（坐在阿歷克賽的對面）

阿歷克賽 你們的風俗我知道一點兒，但是不能夠給朋友裝煙斗這樣的習慣我却不知道。

瓦薩 不是給朋友。是給男子漢。對姑娘來說你是什麼朋友呢？

阿歷克賽 我？

瓦薩 當然。說實在話，這種風俗是很簡單的。當訂婚以後，我們的姑娘只能給自己的未婚夫裝煙斗和

點火。

阿歷克賽 啊，是這麼一回事兒……

瓦薩 給任何其他人都這樣做是不行的。這種說法，就和俄羅斯人的戒指一樣。

阿歷克賽 那末，當然，就由我自己來裝和點吧。

（瓦薩把頭低垂到針綫上，沉默着。阿歷克賽吸着煙。他的手指轉動着收音機的轉扭，在以太中時而出現着各種人聲，時而弱下去，時而出現音樂，重又出現人聲）

阿歷克賽 （低聲地）瓦薩……瓦薩，瓦薩……我是多麼樣的愛你！

（瓦薩沉默着，同時越來越低地把頭垂到針綫上）

這不是無錢電，這是我在說話，瓦薩……

瓦薩 我聽到了。

阿歷克賽 我永遠不離開這兒，瓦薩。我要停留在這個岸上。你聽得見嗎？

瓦薩 聽見了。（傾聽）等一等！好像……狗在叫！

阿歷克賽 是的……我們的狗。

（透過風的咆哮聲，從院子裏傳來了狗的激怒的吠聲）

瓦薩 奇怪……好像狗感覺到有什麼生人來了似的……

阿歷克賽 但可能是誰呢？天氣這樣壞……又這麼晚……（站起來）但是我們的狗是不會白白地叫的……

總有點什麼事情……

瓦薩 （很快地走過去，把鹿皮上衣披上）我去看看。

阿歷克賽 等一下……有人在敲。

瓦薩 是。敲窗戶哪……

（瓦薩跑到窗前，拉開窗簾，因為突然而驚醒一聲，退後一步）在窗外有一個人把臉靠近玻璃，用手

做着記號）

窗外的聲音 請開開吧，同志們！

阿歷克賽 生人……把他放進來吧！

瓦薩 馬上就來……（往過道處跑去）

阿歷克賽 完全是一個生人……從哪兒來的呢？……

（聽到過道那裏的聲音）

男聲 這麼倒霉……那末，這就是電台？

瓦薩的聲音 是，是……請進，一直走。

（一個不知來歷的人，用不穩的步子走進房來，疲憊地靠在牆上。他是一個粗壯的人，穿著皮的短上衣和高筒的防水靴子。顯然，和暴風雨的鬥爭，使他完全精疲力竭了）

不知來歷的人 天哪……（閉上眼睛）

阿歷克賽 （撲向不知來歷的人）這兒來，同志……請坐下。瓦薩！拿白蘭地來！

不知來歷的人 （睜開眼睛）難道說我已經在房子裏面了嗎？真不敢相信……差一點完了……

瓦薩 請喝吧。

不知來歷的人 謝謝……呵，是深夜了……那麼這就是觀測站……噢，是的……我記得在地圖上……這

是警告牌……

阿歷克賽 正是。再來點白蘭地嗎？

不知來歷的人 够了，我已經恢復過來了。你們的燈火……在這樣的暴風雨中，在地獄一樣的黑暗中……

就和燈塔一樣……我甚至於想——這是我的錯覺呢。呵，狗叫起來了……我一看呢——不錯，有人

住在這兒！

阿歷克賽 那末您爲什麼，在這樣的深夜裏……您從哪兒來？

不知來歷的人 從謝明諾夫斯克來。

瓦薩 （驚奇地）從謝明諾夫斯克來？……

阿歷克賽 從這樣遠的地方？您怎麼來的呢？……

不知來歷的人 見鬼！請原諒……我馬上就告訴你們。

瓦薩 您把外衣脫下吧。我們這兒很暖和。

不知來歷的人 是的……謝謝。我就脫。（站起來，摘下帽子，取下圍巾，脫掉短皮上衣）往哪兒放

呢？

瓦薩 請給我。（接過衣服，掛到衣架上）

不知來歷的人 （很厲害地跛着走回桌子跟前）我以為騎着車可以通過暴風雨……並能够沿泥灘跑過去……

阿歷克賽 經過契爾基佐夫嗎？

不知來歷的人 嗯，是的。潮水一直淹到崖頂上。

瓦薩 您騎的是什麼車？

不知來歷的人 我騎的是摩托車。並且也越過來了！但是從哥薩克石轉彎的那兒……出了事情了！從那

兒起……就步行到這兒……

阿歷克賽 車子發生意故了？

不知來歷的人 摔到坡下去了——滾了十來多米遠。怎麼骨頭還沒摔斷！

阿歷克賽 摔傷了嗎？

不知來歷的人 沒有……沒有什麼……一點點。腳有一點……不要緊——已經揉過一下了。

阿歷克賽 是，我們這個地方，是險峻的，危險的……我這也是不久以前……（指繃帶）今天才起來。

不知來歷的人 是，是。嗯，我算幸運地逃過了，我站起來的時候，一看——手，腳，全都在……但是

車子已經完蛋了。怎麼發動也發動不起來，馬達壞了！所以就按着指南針走。我是這樣希望：走到

岬上，你們就在這兒……

瓦薩 您是今天從謝明諾夫斯基動身的嗎？

不知來歷的人 今天。下午兩點鐘。

阿歷克賽：「噢，您看……在這樣的天氣冒險……」

不知來歷的人：「時間很急迫。又有任務。是，我怎麼老是將這事兒……說個不完，而我是誰呢——你們還不知道。那末讓我介紹一下吧……（站起來）沃洛柯夫·尼科基姆·依萬諾維赤。區漁業聯合會的全權代表。」

（握手）

瓦薩：「啊，原來您是到漁汛區去嗎？」

沃洛柯夫：「您猜着了！到你們這兒，到布爾基諾。而該怎麼樣稱呼您呢？」

瓦薩：「（有點窘）我是……瓦薩·安東諾芙娜·別爾金娜……」

沃洛柯夫：「瓦薩·安東諾芙娜！是這兒的編造氣象圖表員嗎？」

瓦薩：「（越來越窘）不是……我到站上……順便來……」

阿歷克賽：「瓦薩·安東諾芙娜是教員，而當我病的時候，她是在這兒幫助我的。」

沃洛柯夫：「啊，那末這是街坊關係了。那好極了。而您在站上怎麼樣，難道就是一個人管理嗎？」

阿歷克賽：「有一個助手。他出差了。我的名字是——舍布耶夫·阿歷克賽·羅曼諾維赤。」

瓦薩：「有熱茶，您要嗎？沃洛柯夫同志？」

阿歷克賽：「噢，問什麼呢，瓦薩？」

沃洛柯夫：「噢，好吧！本來想拒絕，馬薩伊老爺子，但舌頭却不聽話，自己就說出：來吧！我的天，我

能坐在溫暖、乾燥的地方……真不敢相信！

瓦薩：「請吃千層餅。」

沃洛柯夫：「還有千層餅哪！這準是女人的手做的。」

阿歷克賽 我不明白，您怎麼從哥薩克石那裏——掉到坡下去呢？那兒路已經是在下邊走的。

沃洛柯夫 是啊……真的……我是初次來你們這兒。還沒有去布爾基諾。我記得那個地方：轉彎……並且——一個危險的懸崖。

阿歷克賽 啊——是「天饒了我吧」！

沃洛柯夫 是叫這麼一個名字嗎？也許饒了不少人，但卻沒有饒我！

瓦薩 是的，那兒的確有斷崖。而現在，大概更加沖壞了。

阿歷克賽 您是熄了前燈行駛的嗎，怎麼沒有注意懸崖呢？

沃洛柯夫 對，燈光很弱。電池跑電了。風又是迎面吹過來……怎麼，台長同志，早上潮可以退嗎？

阿歷克賽 在七點鐘。沃洛柯夫同志，請您原諒我，因為我們這是邊境區域，並且……

沃洛柯夫 啊，我明白。當然啦！我自己一輩子都在邊境附近工作。那麼請看，這是我的出差證明書……

噢，當然，還有護照……

阿歷克賽 而到第三區的通行證呢？

沃洛柯夫 通行證也有。

阿歷克賽 謝謝您。（交還證件）再三地請您不要生氣。我們海岸上有這樣的規定……

沃洛柯夫 規定得對呀。要知道我們這兒離海洋很近，而沿這個大洋向南大約一千公里的地方，現在還正響着大砲呢。

〔靜場〕

只好這樣了，同志們！在天亮前要打擾你們了！

阿歷克賽 歡迎啊，我們這兒有地方。有希望，到早晨的時候風就能弱下去，那末到布爾基諾的海灘就

要露出來了。

沃洛柯夫 請告訴我，按照你們的預測——難道這樣的暴風雨一直要到冬天嗎？

阿歷克賽 應該有兩禮拜的停息。

沃洛柯夫 本區今年計劃多打百分之十二的鮭魚。二十二萬公斤。淨薩門魚也是這樣。假若沒有好天氣

——怎麼能打那麼多呢？……糟糕……糟糕……

阿歷克賽 您是新的全權代表嗎？在春天來的是另外一個同志。

沃洛柯夫 是的，特卡琴科會到過這裏。而我當時是在高盧賓斯克區工作。是的，瓦薩·安東諾芙娜！

我們有着幸福的生活，有着廣闊的道路可以飛翔，像沿着軌道一樣向前邁進！而在朝鮮，她剛剛誕生，就浸在血泊裏面，浸在兒童的眼淚裏面……我整個的心都跳到那裏去了——想幫助他們！但是

又有什麼辦法呢，蹲在這個小地方……鮭魚！（看桌子上的地圖）我來認識一下自己的這個新的小區域吧……這是警告岬……你們的觀測站……而這個是通往威赫達的道路……

阿歷克賽 請原諒，沃洛柯夫同志……（合上紙夾）這個圖我沒有權利給任何人看。

沃洛柯夫 那末對不起了……我不曉得！

阿歷克賽 而您是第一次來我們岬上嗎？

沃洛柯夫 是的，沒有來過。上個月我在謝明諾夫斯克北邊察看了一下各工作隊，現在才到這兒。按照

地圖來說：這是你們的觀測站，緊靠着就是布爾基諾！從自然形勢上看來，互成犄角之勢。

瓦薩 您根本走的不對。不必通過哥薩克石，而經過邊境哨這麼繞道來。在那兒要發生什麼意外，邊防

軍將會給您指出道路的……

沃洛柯夫 呵，這是當然啦！是啊……一些顧問把我弄糊塗了！那末現在給我講講你們的「警告岬」